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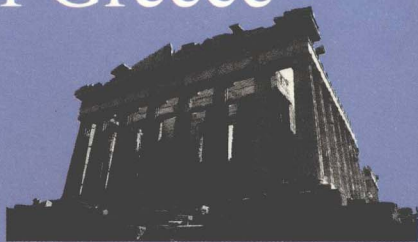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希腊史

尼古拉斯·杜马尼斯 著 屈闻明 杨林秀 译

A History of Greece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希腊史

尼古拉斯·杜马尼斯 著 屈闻明 杨林秀 译

A History of Greece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市版权局合同登记：图字：09-2010-616号

©Nicholas Doumanis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No reproduction, copy or transmission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made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under the title A History of Greece by Nicholas Doumanis.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is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腊史 / (英) 杜马尼斯著; 屈闻明、杨林秀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2. 4

ISBN 978-7-5473-0445-7

I. ①希… II. ①杜…②屈…③杨… III. ①希腊—历史
IV. ①K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8918 号

责任编辑：章 悬

责任印制：尚小平

装帧设计：罗 洪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邮政编码：200336

电 话：021-62417400

印 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960 毫米 1/16

印 张：18.5

字 数：245 千

版 次：2012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445-7

定 价：3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

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马汝军 王乃庄 王晓德 刘北成

刘新成 汤重南 李工真 李 平 李安山

李剑鸣 宋焕起 张贤明 陈 恒 侯建新

郭小凌 钱乘旦 高 毅 彭小瑜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宋焕起 张贤明

副主任 李红强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东 王明毅 兰本立 郭银星

前 言

《希腊史》(*A History of Greece*)一书讲述了从青铜器时代(约前3300—前1200)希腊语最初在爱琴海地区使用,直至今日的希腊社会历史。许多人常常深感困惑,究竟荷马、亚历山大大帝、拜占庭皇帝、佐巴(Zorba)以及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诸位名人可能拥有哪些相同之处?使得上述人士成为“希腊人”的本质属性又为何物?在这样一个世界历史上竞争最为激烈的地区舞台上,希腊文化如何得以幸存?希腊语又如何得以跻身世界上最古老的活语言之列?

ix

长久以来,上述问题一直得到错误解读。现代评论者们总是对希腊主义这一概念抱有一成不变的定论:希腊文化是早在古典时期便已确立成型的特定体系。自18世纪以来,现代希腊人竭力建立自己与古典之间的联系,已然打造出一套现代希腊语(katharevousa),并将其树立成全民用语;同时摒弃通行的地理名称,代之以古典时期最初的地名。而另一方面,西方人则常常对此加以反驳,认为在古代希腊人和现代希腊人之间并无相似之处,因此得出结论:两者之间无联系。

令人惊愕的一点是,在希腊延续性的问题上,很少有人认识到文化以及族群的演变发展通常会变得相当难以辨认。此书的叙述脉络追寻希腊历史本身的发展和前行轨迹,虽然希腊历史发展过程有一大重要特征,即为了遵循和符合古典模式,希腊精神一直在各个历史阶段不断

加以重新塑造：在罗马时代、拜占庭时期以及近代各个阶段，通过用心模仿古典希腊传统，希腊身份的属性一直在重新塑造。另外，此书还秉持一个理念，即任何文化都无法在真空中发展。希腊文化的确立和重新确立，都是在与其他文化的相互关系中得以完成。古典时期的希腊虽身处一个独特而狭小的世界之中，但埃及社会以及东地中海地区更加完善的社会都对古典希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若要理解这一漫长历史的每个阶段，超越国家界限这一大背景至关重要。如若没有西方以及西方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如若不是西方人对希腊遗产的特殊兴趣，希腊今天可能就不会存在。

虽然希腊民族在希腊历史长河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希腊史》这本书并非局限于希腊民族之历史。本书并未将时间耗费在血统之类的话题上，即使这类话题在今日许多希腊人中甚为流行。《希腊史》一书追寻的是一个文化群体的历史命运，这一文化群体自身可视为一个族群，抑或可视为一个更广义的文化体系，或谓之普世(oikoumene)，后者通常用来指称“希腊世界”。在本书所涵盖的绝大部分历史时空中，“希腊世界”包括那些虽居住分散，但经由希腊语言、希腊教育或希腊宗教而维系联结的诸多人群。从希罗多德时代直至君士坦丁时代，这些人群将自身称为“希腊人”(Ellines)，从19世纪至今也是如此；但是在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历史中，他们称呼自己所用的名称却是“罗马人”(Romanoi, Rhomoi)，其中传达的含意是，他们将自己视为罗马帝国及其余绪中希腊化的那部分。

普通读者是本书的首要读者群。出于简短之需，难免牺牲掉许多重要话题。如此一来，涉及希腊东正教会、现代思想潮流部分太过简略，而古代晚期基督学辩论、卡瓦菲(Cavafy)和卡赞扎基斯(Kazantzakis)则毫无涉及。书中糅合了大量新近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我也在叙述上力求流畅连贯和严密细致。

* * *

首先，我必须感谢 Chrissie Verevis 为我通读了全稿，并提出了诸多有益评论。另一个 Cazzie——Nick Pappas 和 Milan Voykovic 也都

通读了文稿并提出了鼓励之词。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厚颜讨教诸多研究希腊历史各领域的友人。有关古代时期的内容,我频频请教了 Ben Brown、Geoff Nathan 和 Shawn Ross。而更多时候,我通过与以下诸位现代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博学之士探讨而获益匪浅: Petro Alexiou, Philip Carabott, David Close, Richard Clogg, Vicky Doulaveras, Effi Gazi, George Hatzikosmidis, Antonis Liokos, Margaret Poulos, Neni Panourgia, David Sutton, Yanis Varoukafis 以及 Alfred Vincent。同时,我也想感谢无缘谋面的许多学者,他们的著作使我在希腊历史领域颇受启迪,我都在参考文献中一一列举。本书得以付梓,也得益于为我提供玛奇朵咖啡(machiatto)和蕊丝翠朵咖啡(ristretto)的诸位友人:黑 Jimmy、Anthony、Albert,以及位于我居所之外的咖啡车里的年轻人。非常感谢新南威尔士大学艺术和社会科学学院为我提供各项基金资助,以及 2004 年、2008 年期间的休假。同时感谢 Terka Acton、Jenni Burrell、Kate Haines 和 Keith Povey 在编辑方面付出的努力。最后,感谢我的家庭,伟大的父母亲 Jack 和 Connie,亲爱的妻子 Helen,和我完美的女儿 Daphne——同我取得的其他任何成就一样,这本书也献给她。

xi

关于翻译的一点注释

在涉及希腊语的转写法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不完全遵循今天许多研究古代史的学者们所采用的常规,而使用了更加忠实于希腊原文的转写法。因此本书中使用的是“Kos”而非“Cos”,“Palaiologos”而非“Palaeologus”。但是,业已流行的希腊人名和地名的转写法,例如 Corinth 或 Constantine Karamanlis,则并未改变(例如未写成“Korinth”和“Konstantinos”)。

尼古拉斯·杜马尼斯

致 谢

对下列机构和个人在复印版权材料方面提供的许可,作者和出版者表示感谢:

xii

悉尼大学尼科尔森博物馆(Nicholson Museum): 刻画希腊人和亚马孙女战士作战场景(公元前6世纪晚期)的黑色人物花瓶。

纽约艺术资源(Art Resource), 下列图片: 宙斯或波塞冬, 来自约公元前460年阿忒米西翁(Artemesium)的青铜人像; 约公元前200年的拉奥孔和他的儿子们; 1028至1055年, 佐伊画板(Zoe Panel), 刻画了位于皇帝君士坦丁九世和佐伊皇后之间的耶稣; 宣传海报, “希腊人的爱国主义: 二战中的希腊抵抗, 1940—1941”。

雅典贝纳基博物馆(Benaki Museum): Theodoros Vryzakis 的洞窟教堂宣誓场景; Edward Dodwell(约1805)刻画雅典集市的图景; Dimitris A. Harissiadis 拍摄于1947年雅典奥菲士影院的照片。

悉尼大学 Kathryn Welch 博士提供的雅典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照片。

虽然竭力联系所有版权持有者, 但如若造成任何疏漏, 出版者非常愿意在第一时间就有关事项做出必要安排。

目
录
Contents

前言 / 1

致谢 / 1

第一章 史前至公元前 500 年：起源 / 1

第二章 古典时代的希腊(前 500—前 359)：城邦的
黄金时期 / 29

第三章 希腊化时期(前 359—前 27)：从菲利普二世
到奥古斯都 / 55

第四章 希腊罗马帝国(一)(前 27—527)：
从罗马和平时期到古代晚期 / 81

第五章 希腊罗马帝国(二)(约 500—1200)：
东正教的胜利 / 108

第六章 希腊世界(1200—1700)：法兰克人和
奥斯曼人统治下的生活 / 137

第七章 现代希腊的形成(1700—1910)：
种族渊源与国家建设 / 164

第八章 20 世纪的希腊：极端的时代 / 195

注释 / 223

大事年表 / 229

历代国王、皇帝、苏丹和总理名录 / 239

书目选介 / 251

索引 / 260

第一章 史前至公元前 500 年： 起源

历史上的雅典位于一个三角形平原的腹地。平原逐渐开阔，沿着缓坡向萨罗尼克湾延伸。现代雅典城向外迅速发展扩延，几乎覆盖整个平原。近陆的四座山（帕尔尼斯山 [Parnes] 1 413 米，彭特利孔山 [Pentelikon] 1 106 米，伊米托斯山 [Hymettos] 1 037 米，艾加莱奥斯山 [Aegaleos] 470 米）高耸矗立，以致空气污染无法吹散，形成的烟雾久久滞留——雅典人由此称之为烟云（nefos）。围绕平原的中心，有一片小山丘，包括呈圆锥状的利卡维托斯（Likavitos），此处海拔高度 227 米，一座白色小教堂位于小山顶之上。古城距此不远，位于一座 70 米高的高台之下。高台的大小与这个小城相配。它就是古时雅典的城堡，今天世人所熟知的卫城（Acropolis）。游客初至，多为一睹那巍峨挺拔的帕特农神庙。然而，正是这块突兀而立的高地，成了雅典娜和波塞冬争夺该城的战场，它增添了神庙的威严，使其能够俯瞰全城景色。

整个爱琴海域，诸岛错落，海岸崎岖，给人印象恰似鬼斧神工之作：现代地质学家们关于此地形由来的解释可能与荷马时代希腊人的说法遥相呼应。大约 7 000 万年前，非洲大陆板块开始朝欧亚大陆移动，形成一处洼地，此即地中海；随之也出现了一系列半岛（例如意大利、巴尔干、安纳托利亚）以及山脉（从比利牛斯山脉到阿尔卑斯山脉），沿着东

2 南方向的轴线穿过巴尔干,直至土耳其和伊朗。品都斯山脉,与伯罗奔尼撒半岛、伊奥尼亚岛屿、南基克拉迪群岛、克里特岛、卡尔帕索斯岛,还有罗得岛一起构成了同一山脉带。后来形成的平行山脉向西继续延伸,包括奥林匹斯山、东色萨利、埃维亚、东阿提卡以及北基克拉迪群岛。在不稳定的地壳结合部位有一火山带(例如尼斯诺斯、桑托林[锡拉]、米洛斯岛、埃特纳火山、维苏威火山),希腊、安纳托利亚和意大利南部就分别位于其两侧。在极罕见情况下,甚至可以用肉眼观察到新地势形成的过程。

地理知识对了解希腊历史至关重要。例如,几乎覆盖整个内陆的山脉阻隔了与山外的交流往来,为靠山为寇的人以及那些希望远离国家政权的村镇——即所谓的不登记在册的居民(*agrafa*)——提供了理想的地理条件。希腊除了很小部分适宜集约耕作以外,当地人一直以来都主要依靠海上贸易获取日常食品,也依赖海洋获得经济收益。土地对人口承载能力低也意味着希腊人有向外迁移的传统,而这一传统可以追溯至远古时代。

从生态意义上讲,希腊从未具备成为主要人口集聚中心的先天条件。希腊与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经济更加富裕、人口更加稠密的文明正好相反。上述两个地区适宜农业集约耕作,因其享有来自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以及尼罗河的可靠水资源。而希腊农民则不得不与天斗争,以应对每年都变化莫测的降雨分布和降水量。来自北欧的气流带来了雨水,但由于巴尔干山脉的阻碍,降雨变得难以预测。一年里的八成降雨都发生在冬天,而相距不远的临近地区降雨量都不相同;某年降雨量较平常年份减半或翻倍都不足为奇。自荷马时代起,农民们就已经学会了面对这些挑战,他们首选那些所需水分相对较少的作物,特别是橄榄、葡萄和谷物;同时也会做好每4至5年就有一种作物歉收的准备。在《工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一书中,与荷马差不多同时代的赫西俄德曾经怒斥其懒惰的兄弟,使其认识到唯有辛勤劳作才能衣食充足的道理:“尊贵的佩尔塞斯(*Perseus*)啊,将我的话牢记在心,辛勤耕作直至不再与饥饿为伴。”¹ 自从赫西俄德时代以来,

农民们通过混合作物耕种(在同一地块种植不同作物),同时将地块分散(这样可以分散作物歉收的风险),已经将风险降至最低。对群体间相互合作扶持的依赖,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希腊人自古以来就优先选择村庄群居的生活方式。

从原始人类到最早期农耕者

3

原始人最早在 80 万年前就经由安纳托利亚抵达欧洲,希腊境内能提供大量此类证据的遗迹只有一个山洞——位于距离塞萨洛尼基以南 30 公里的佩特拉洛纳(Petralona)。山洞中所留原始人遗迹可以追溯到 30 万年甚至 40 万年以前。距今 3 万至 5.5 万年间的考古资料有所增加,在色萨利、伊庇鲁斯和伯罗奔尼撒北部都出现了尼安德特人生存过的明确证据,以及一些早期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证据(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智人大约于 25 万年前出现在非洲,然后从非洲迁移至其他各洲,淘汰并取代了所有其他的原始人)。我们能够更明确地了解从未次冰盛期(约 2 万年前)起在希腊的人类活动图景。在此时期,北欧地区冰川覆盖,南部欧洲则是寒风呼啸的大草原。大约在 1.8 万年前,海平面要比今天低大约 120 米。这就意味着许多爱琴海地区的岛屿当时都与大陆相连,基克拉迪群岛中部从安德罗斯到伊奥斯,是一座岛屿。有一些动物,比如矮象和其他矮巨型动物就在此栖息生存。

智人区别于其他原始人之处,在于其独特的获取、储存和积累知识的能力。现在看来,出现在末次冰盛期之后的气候条件的改变,形成了对人类新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则促使人类获取更先进的技能和认知能力。关于希腊在旧石器时代末期的情况,我们所能获得的最好资料来自今天纳夫普利翁(Nafplion)附近的弗兰克西洞穴(Franchthi Cave)。史前学家们已经辨别出伴随着环境改变而出现的饮食和技术方面的相应变化。在末次冰盛期之初,那些选择在山洞栖息的狩猎者猎杀野马以及在附近平原上吃草的野牛。距今 1.4 万年前,证据显示气候变暖,森林茂密,使得小型猎物,如鹿,能够绝好地生存。至此,居住在弗兰克西洞穴的猎人已经提高了获取食物的能力,食物变得多样化,包括水

果、蔬菜、谷物、坚果、鱼和贝类。到了距今 1.1 万至 1.2 万年前,山洞里的居民已经明显成为熟练的水手,因为他们能够远至米洛斯岛去获取黑曜石,并用这种天然玻璃制作非常尖锐的珍贵工具。然而,除了弗兰克西和其余几处遗址外,几乎再无人类活动的宝贵证据。这意味着希腊未能吸引规模庞大的捕猎者,抑或说明希腊难以养活数量众多的采集者。

- 4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伟大变革大约发生于距今 1.1 万年或 1 万年前的新石器革命时期,通过对农作物繁殖过程的直接干预而生产出更可靠的农业主食品。农业生产要求居有定所,人口便会随之增加,最后就会出现更复杂的社会形态。来自安纳托利亚和近东地区(叙利亚、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移民早在距今 9000 年前即公元前 7000 年时,就将农业耕作技术和知识引至希腊。这些新移民也会放牧,包括猪、牛和羊,他们的财产里已经出现了耐火黏土小雕塑、陶器以及特制的农具。从公元前 7000 至前 5500 年,几乎所有的农耕人口都聚居在面积辽阔、灌溉便利的色萨利平原地区。但在随后的阶段(前 5500—前 4000),我们发现人口分布已经遍及整个大陆和群岛。至新石器时代末期(前 4500 或前 3200),越来越多的农业村庄遍布巴尔干地区。所住房屋一般都由泥砖和木头建成,屋内有居家必需品(炉灶、厨具等),且有储存工具和食物的储藏间。每栋房屋都与其他几座房屋相邻,更多这样的居住群落又构成了更大的地区性社交网络。考古学家们偶尔会挖掘出土一些奢侈品,它们明显来自近东地区,甚至可能更加遥远的地方。

最终,在这种活跃而平常的农村散居社会基础上,将会形成更复杂的社会形态。在最初一批农耕者抵达后 4000 年,我们开始观察到城市化形成的早期迹象,财富开始聚集,上流社会开始出现,形成了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网络。公元前第 4 个千年的结束标志着爱琴青铜器时代的开始。称之为青铜器时代是因为青铜器的使用在那时开始变得普及。

青铜器时代早期和中期 (约前 3300—前 1500)

- 5 当农民群体开始能够生产出足够的财富,养活那些并不直接参与

农作物耕作的人士,比如工匠、祭司、抄写员以及武士时,就会出现复杂的社会形态。在整个青铜器时代早期(前 3300—前 2200),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的密集都市中心一直都以农业为主,而在埃及——世界上第一个地区性政权,已经发展出专业的技术和管理,能够建造出像吉萨的金字塔这样的宏伟建筑。就在同一时期,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爱琴海地区当时的复杂社会形态的迹象。在公元前 2700 至前 2200 年的某个时期,在位于伯罗奔尼撒西北地区的勒纳(Lerna)和梯林斯,以及特洛伊(具体是指特洛伊 II)和利姆诺斯的波利奥科尼,都涌现出一些大型建筑。每一处此类建筑都要求很丰富的专业技能。例如,在位于勒纳的所谓“瓦建的房屋”,长 25 米,宽 12 米,结构设计非常考究,包括走廊和形式多样的房间。建筑特征还包括屋顶所采用的陶瓦片,木片包裹的门侧柱以及涂抹灰泥的墙壁。考古学家赋予这些遗迹以重大意义,因为这些建筑的存在证明了当时先进的建造工艺、社会等级分工,以及地区间的交流网络,而这些只有在复杂的社会形态中才能出现。

5

尽管学者们推断希腊语在早期青铜器时代的某个阶段开始形成,但在这一时期的文化中,无一能够货真价实地被贴上“希腊”标签。同波斯语、北印度语和绝大多数欧洲语言一样,希腊语属于印欧语系。在公元前 2700 至前 2000 年期间,希腊语的早期形式,或者说原始希腊语,开始被引进使用。今天的专家们倾向于相信,当初希腊语在引进并形成雏形时,曾与本土的爱琴海地区语言和安纳托利亚西部诸多语言融合,融入了一些非印欧语系语言的特征,例如后缀“inth”(例如 Korinthos)。今天的学者们仍然在做复杂的语言学、考古学,甚至 DNA 分析,试图推测出“希腊语形成”的更早日期,然而唯一有结论的证据来自青铜器时代末期书面希腊语的出现。因此学者们更愿意理直气壮地谈论“爱琴”青铜器时代,而非“希腊”青铜器时代。

6

在早期青铜器时代,基克拉迪群岛为孕育最独特的文化提供了舞台。海上贸易繁荣发展,原因在于诸多岛屿形成了一个岛链,希腊大陆位于一端,克里特岛和近东地区在另一端,而且有些岛屿矿产资源丰富。像卡斯特里和锡罗斯岛上的卡兰德里亚尼这些中心地区,拥有独



青铜器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爱琴海地区

特的工艺和技能,对它们的需求旺盛,并被爱琴海地区和其他地方的人争相模仿。基克拉迪群岛的艺术中,最著名的当属高度抽象的大理石小雕像,其主题大多数都是双臂交叉的站立女人。这些雕像只在鼻子、胸部和四肢部位做雕饰,有时也会包括耳朵和耻骨部位。这些极简抽象派雕像作品引起现代抽象派艺术家和雕塑家的极大兴趣,尽管最近的科学研究业已证明雕像看似光滑的表面上,曾经一度刻画有精细的面部表情、刺青和首饰。

及至公元前 2200 年,爱琴海地区,乃至整个东地中海世界,都经历了一场经济下滑和人口锐减。有一个重大例外,就是相对富足的克里